

傷寒論輯義按

云南中医学院
藏书之章
图书馆

14.06

069194

000082

云南中医学院

藏書之章

圖書館

069194

之須統觀前後文。不背公例者為準。如百四八條金鑑所改者是也。若文字無可證。則當準之。病理如大陷胸。十棗。因無可用之。病理所以知其誤也。若本條於文字既無可證。胸痞色黃。手足溫。溫病固常常遇之。胸痞面青。膚潤者。亦常常遇之。第汗下之後。何以陰陽氣並竭。陰陽氣畢竟何指。則不可曉。是當闕疑。至於胸痞面青。黃膚潤。自有理論。讀者可於幼科講義驚風門詳參之。

心下痞。按之濡。其脈關上浮者。大黃黃連瀉心湯主之。

千金翼。濡上有自字。玉函。浮

上有自字。

汪云。關上浮者。諸陽之脈皆浮也。以手按其痞處。雖濡。純是邪熱壅聚。故用此湯以導其熱而下其邪也。成注云。虛熱者誤。夫中氣雖虛。邪熱則聚。故仲景以實熱治之。若係虛熱。則不用大黃黃連矣。錢云。心下者。心之下中脘

之上。胃之上脘也。胃居心之下。故曰心下也。其脉關上浮者。浮爲陽邪。浮主在上。關爲中焦。寸爲上焦。因邪在中焦。故關上浮也。按之濡。乃無形之邪熱也。熱雖無形。然非苦寒以泄之。不能去也。故以此湯主之。丹云。柯氏改濡作鞭。柯氏方論。又以濡爲汗出濕濡之義。徐靈胎亦爲心下濡濕。金鑑。濡上補不字。並非也。

大黃黃連瀉心湯方

大黃二兩 黃連一兩

右二味。以麻沸湯二升漬之。須臾。絞去滓。分溫再服。原註。臣億等。詳大黃黃連瀉心湯。諸本皆二味。又後

附子瀉心湯。用大黃黃連黃芩附子。恐是前方中亦有黃芩。後但加附子也。故後云附子瀉心湯。木云加附子也。

汪云。麻沸湯者。熟湯也。湯將熟時。其面沸泡如麻。以故云麻。痞病者。邪熱聚於心下。不比結胸之大實大堅。故用沸湯。漬絞大黃黃連之汁。溫服。取其氣。

味皆薄則性緩戀膈。能泄心下痞熱之氣。此爲邪熱稍輕之證。大抵非虛熱也。
也。錢云麻沸湯者。言湯沸時泛沫之多。其亂如麻也。全生集作麻黃沸湯
謬甚。

千金翼注。此方必有黃芩。醫壘元戎。本方加黃芩。爲伊尹三黃湯。金匱

要略。心氣不足。吐血衄血。瀉心湯主之。於本方加黃芩一兩。以水三升。煮

取一升。頓服之。千金方。巴郡太守奏三黃圓。治男子五勞七傷。消渴不

生肌肉。婦人帶下。手足寒熱。加減隨四時。又三黃湯。治下焦結熱。不得大便。於

本方去黃連。加梔子甘草。若大便秘。加芒硝二兩。外臺祕要。集驗療黃

疸。身體面目皆黃。大黃散。三味各等分。搗篩爲散。先食服。方寸匕。日三服。

亦可爲丸服。又出千金。聖惠方。治熱蒸在內。不得宣散。先心腹脹滿。氣急然

後身面悉黃。名爲內黃。即本方。和劑局方。三黃圓。治丈夫婦人。三焦積熱。上

焦有熱。攻衝眼目赤腫。頭項腫痛。口舌生瘡。中焦有熱。心膈煩躁。不美飲食。下焦有熱。小便赤澁。大便秘結。五藏俱熱。卽生瘡癩。及治五般痔疾。糞門腫痛。或下鮮血。三味各等分。爲細末。煉蜜爲圓。如梧桐子大。每服三十圓。熱水吞下。小兒積熱。亦宜服之。丹案。本出聖惠方。熱病門。活人書。瀉心三黃湯。婦

人傷寒六七日。胃中有燥屎。大便難。煩躁讖語。目赤。毒氣閉塞不通。卽本方。

如目赤睛疼。宜加白茯苓。嫩竹葉。瀉肝餘之氣。拔萃方。犀角地黃湯。治

主脉浮。客脉芤。浮芤相合。血積胸中。熱之甚。血在上焦。此藥主之。於本方

加地黃。張氏醫通。噤口痢。有積穢太多。惡氣薰蒸者。大黃黃連瀉心湯

加木香。

鐵樵按。心下痞。用大黃黃連瀉心湯。固知湯屬陽證。屬熱證。故用三黃正治。然關上脉浮大者。一句却不可爲訓。其一。痞爲病。在裏脉決不浮。浮爲太陽。

脉因體溫集表然後浮脉應之也。如云太陽病脉亦有不浮者。浮字未可執一而論。却亦不必關上浮大寸尺兩部不浮大寸以候咽喉。頭部尺以候腰膝。脛股關上以候胸中。是經驗上之事。難以理解者也。我亦知之。特痞證而云。關上浮大則事實不如此。其二熱向裏攻。指尖漸厥。心下溫溫欲吐。關上脉滑數。確是事實。然則浮大字當改正。因吾所根據者爲人體之病理。自較宋版傷寒論爲可靠也。其三心下痞按之濡爲證。脉關上浮爲脉。證與脉二者合參以爲用藥之標準。是矣。然學者若僅憑此證。此脉而用大黃黃連瀉心湯。什九不免僨事。迨既誤之後。執此條經文自解。可以爲諉過之計。於事實無益。不但於事實無益。或且因此不願讀書。則爲害大矣。然則奈何。浮大字當改正。固然改正之後。仍不是爲用藥之標準。當更注意舌色。例如大承氣本爲吾人習用之藥。而其難用。較瀉心爲甚。根據種種見證之外。更須根

據舌苔。此所謂合色脉也。舌苔。吳又可論之最詳。指用承氣言。惟其色不可圖。前

年見有用三色版印舌圖者。仍失真。不足為據。筆舌所不能達。自我視之。殆較脉為難喻。非從師臨診。由口授不可。今言其大略。舌絳而乾。復見滑數之脉。再有胸痞。按之濡之證。然後可用大黃黃連瀉心湯矣。

心下痞而復惡寒汗出者。附子瀉心湯主之。玉函。心上有若字。

錢云。傷寒鬱熱之邪。誤入而為痞。原非大實。而復見惡寒汗出者。其命門真陽已虛。以致衛氣不密。故玄府不得緊閉。而汗出。陽虛不任外氣。而惡寒也。

程云。傷寒大下後。復發汗。心下痞。惡寒者。表未解也。不可攻痞。當先解表。表解乃可攻痞。解表宜桂枝湯。攻痞宜大黃黃連瀉心湯。與此條宜參看。彼條何以主桂枝解表。此條何以主附子回陽。緣彼條發汗。汗未出。而原來之惡寒不罷。故屬之表。此條汗已出。惡寒已罷。而復惡寒汗出。故屬之虛。凡看

論中文字。須於異同處細細參考互勘。方得立法處方之意耳。

附子瀉心湯方

大黃二兩

黃連一兩

黃芩一兩

附子

二枚炮去皮破別煮取汁。成玉函。千金翼。作一枚。

右四味切三味。以麻沸湯二升漬之。須臾絞去滓。內附子汁。分溫再服。

玉函切。

作咬咀二字。

錢云。以熱邪痞於心下。則仍以大黃黃連瀉之。加附子以扶真陽。助其蒸騰

之衛氣。則外衛固密矣。因既有附子之加。併入黃芩。以為徹熱之助。而寒熱

並施。各司其治。而陰陽之患息。傾否之功又立矣。程云。二證俱用大黃。以

條中無自利證。則知從前下後腸中反成滯澁。閉住陰邪。勢不得不破其結。

使陰邪有出路也。此雖曰瀉心而瀉熱之中。即具回陽之力。故以附子名湯

耳。鑑云。其妙尤在。以麻沸湯漬三黃。須臾絞去滓。內附子別煮汁。義在瀉

痞之意輕。扶陽之意重也。舒云。案此湯治上熱下寒之證。確乎有理。三黃略浸。卽絞去滓。但取輕清之氣。以去上焦之熱。附子煮取濃汁。以治下焦之寒。是上用涼而下用溫。上行瀉而下行補。瀉取輕而補取重。制度之妙。全在神明運用之中。是必陽熱結於上。陰寒結于下。用之乃爲的對。若陰氣上逆之痞證。不可用也。

鐵樵按。惡寒爲陽虛。讀者苟小小註意於以前所講附子之用法。則不待程注。已可瞭然於胸中。所當討論者。旣用芩連。又用附子。在初學鮮有不以寒熱並用爲疑者。因用附子爲陽虛而設。則胸痞之熱。當亦屬虛熱。而芩連却是治實熱之苦寒藥。然則此病畢竟爲寒乎。熱乎。虛乎。實乎。此中有一關鍵。卽軀體無絕對之寒。亦無絕對之熱。無絕對之虛。亦無絕對之實。談哲理者。謂各種學說。與主義無絕對之善。亦無絕對之惡。正與病理相同。內經明主。

從談勝復。正是此理。若云絕對之寒。絕對之虛。惟死人則然耳。以故桂枝湯有桂枝之陽藥。卻有白芍之陰藥。麻黃湯有麻黃之發表。卻有甘草之和中。小柴胡之扶正達邪。大柴胡之解表攻裏。均是雙管齊下。亦猶之附子瀉心湯之溫涼並用而已。舒馳遠致。疑於桂枝湯中之不當有芍藥。後世醫家往往喜用大隊甘涼。皆未達一間者也。至於大承氣之單純攻下。四逆湯之專事回陽固。由於病勢至此。已在十萬火急之列。不暇兼顧。然亦須明勝復之道。舉例以明之。霍亂無陽症。凡言有熱霍亂者。妄也。理由詳傷寒論末卷。救急無不用單純溫藥。峯險已過。反當清暑是也。參觀藥盦醫案。霍亂案。明乎此。則又何疑乎芩連附子之並用。况此方三黃皆泡而不煎。固顯然分主從乎。

本以下之。故心下痞。與瀉心湯痞不解。其人渴而口燥煩。小便不利者。五苓散主之。一方云。忍之一日乃愈。脉經。無煩字。成本。無一方以下九字。而注中釋其義。則係于遺脫。

成云。本因下後成痞。當與瀉心湯除之。若服之痞不解。其人渴而口燥。煩小
便不利者。爲水飲內蓄。津液不行。非熱痞也。與五苓散。發汗散水可愈。一方
忍之一日。乃愈者。不飲者。外水不入。所停之水得行。而痞亦愈也。丹云。口
燥煩之煩。諸家不解。特魏氏及金鑑云。渴而口燥心煩。然則煩字當是一字
句。

傷寒汗出解之後。胃中不和。心下痞鞭。乾噫食臭。脇下有水氣。腹中

雷鳴下利者。生薑瀉心湯主之。

柯本。噫作嘔。非。玉函。下利作而利。

方云。解。謂大邪退散也。胃爲中土。溫潤則和。不和者。汗後亡津液。邪乍退散。
正未全復而尙弱也。痞鞭。伏飲搏膈也。噫。飽食息也。食臭。餽氣也。平人過飽。
傷食。則噫食臭。病人初瘥。脾胃尙弱。化輸未強。雖無過飽。猶之過飽而然也。
水氣。亦謂飲也。雷鳴者。脾胃不和。薄動之聲也。下利者。水穀不分清。所以雜

迸而走注也。成云。乾噫食臭者。胃虛而不殺穀也。脇下有水氣。腹中雷鳴。土弱不能勝水也。錢云。傷寒汗出解之後。言表邪俱從汗出而悉解也。胃中不和以下。皆言裏症未除也。丹云。乾噫之乾。諸家無注義。程氏解乾嘔云。乾。空也。此原鄭玄注禮記。正與此同義。噫有吐出酸苦水者。今無之。故曰乾噫。柯氏改作乾嘔。大失經旨矣。

生薑瀉心湯方

生薑四兩切

甘草三兩炙

人參三兩

乾薑一兩

黃芩三兩

半夏半升洗

黃連一兩

大棗十二枚劈

右八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附子瀉心

湯本云加附子。半夏瀉心湯。甘草瀉心湯。同體別名耳。生薑瀉心湯。本云理

中人參黃芩湯。去桂枝。朮加黃連并瀉肝法。附子瀉心湯以下。玉函成本無。

鑑云。名生薑瀉心湯者。其義重在散水氣之痞也。生薑半夏散脇下之水氣。人參大棗補中州之虛。乾薑甘草以溫裏寒。黃芩黃連以瀉痞熱。備乎虛水寒熱之治。胃中不和。下利之痞。焉有不愈者乎。

施氏續易簡方。生薑瀉心湯。治大病新差。脾胃尙弱。穀氣未復。強食過多。停積不化。心下痞。鞭乾噎食。臍下有水腹中雷鳴。下利發熱。名曰食復。最宜服之。

鐵樵按。云解之後。是表邪已解。其裏復痞而不結。是僅病之餘波。本條之生薑瀉心。後條之甘草瀉心。只是輕劑善後。其方藥之力量。等於梔豉五苓參觀。梔豉條下按語。本條是傷食。輕胃寒。重甘草瀉心。是誤下。輕胃虛。重總之。非重劑。既明乎此。則知意不在戰。宜用極輕分量。以解其後。原注藥量。不必泥也。

傷寒中風。醫反下之。其人下利。日數十行。穀不化。腹中雷鳴。心中痞。鞭而滿。乾嘔。心煩不得安。醫見心下痞。謂病不盡。復下之。其痞益甚。

此非熱結。但以胃中虛。客氣上逆。故使鞭也。甘草瀉心湯主之。穀上。外臺。

有水字。心煩。玉函。脈經。作而煩。不得間。外臺。有能字。脈經。千金翼。謂作爲。復下有重字。使鞭。作使之堅。外臺並同。玉函。亦有之字。

鑑云。毋論傷寒中風。表未解。總不當下。醫反下之。或成痞。或作利。今其人以

誤下之故。下利日數十行。水穀不化。腹中雷鳴。是邪乘裏虛而利也。心下痞

鞭而滿。乾嘔。心煩不得安。是邪陷胸虛而上逆也。似此痞利。表裏兼病。法當

用桂枝加人參湯兩解之。醫惟以心下痞。謂病不盡。復下之。其痞益甚。可見

此痞非熱結。亦非寒結。乃乘誤下中虛。而邪氣上逆。陽陷陰凝之痞也。故以

甘草瀉心湯。以緩其急。而和其中也。志云。挾邪內入。有乖蒸變。故穀不化。

而腹中雷鳴。丹云。穀不化。喻氏錢氏張氏柯氏。以完穀不化爲解。非也。謂

胃弱不能轉運。故水穀不得化。留滯於腹中。作響而雷鳴也。

甘草瀉心湯方

甘草 四兩

黃芩 三兩

乾薑 三兩。外臺作二兩。

半夏 半升。洗。外臺有去滑二字。

大棗 十二枚。劈。

黃連 一兩

右六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

原注。臣億等謹案。上

生薑瀉心湯法。本云理中人參黃芩湯。今詳瀉心以療痞。痞氣因發陰而生。是半夏生薑甘草瀉心三方。皆本於理中也。其方必各有人參。今甘草瀉心中無者。脫落之也。又案。千金。并外臺祕要。治傷寒噎食。用此方。皆有人參。知脫落無疑。外臺云。一方。有人參三兩。

鑑云。方以甘草命名者。取和緩之意也。用甘草大棗之甘。補中之虛。緩中之急。半夏之辛。降逆止嘔。芩連之寒。瀉陽陷之痞熱。乾薑之熱。散陰凝之痞寒。緩中降逆。瀉痞除煩。寒熱並用也。丹云。總病論。本方有人參。注云。胃虛。故加甘味。醫壘元戎。伊尹甘草瀉心湯。即本方有人參。云伊尹湯液。此湯也。七

味。今監本無人參。脫落之也。又案元戎文。醫方類聚。引南陽活人書。今所傳無求子活人書。無此文。

金匱要畧曰。狐惑之爲病。狀如傷寒。默默欲眠。目不得閉。臥起不安。蝕於喉爲惑。蝕於陰爲狐。不欲飲食。惡聞食臭。其面目乍赤。乍黑。乍白。蝕於上部則聲喝。甘草瀉心湯主之。即本方。亦用人參三兩。張氏醫通曰。痢不納食。俗名

噤口。如因邪留胃中。胃氣伏而不宣。脾氣因而滯滯者。香連枳朴橘紅茯苓之屬。熱毒衝心。頭疼心煩。嘔而不食。手足溫煖者。甘草瀉心湯。去大棗。易生薑。此證胃口有熱。不可用溫藥。

傷寒服湯藥。下利不止。心下痞鞭。服瀉心湯已。復以他藥下之。利不止。醫以理中與之。利益甚。理中者。理中焦。此利在下焦。赤石脂禹餘糧湯主之。復不止者。當利其小便。湯藥下。脈經。千金。有而字。復不止。玉函脈經。作者不止。復下。成本。有利字。已

。千金。作竟。龐氏末句。改作復利不止。當以五苓散利小便。

成云。傷寒服湯藥下後。利不止而心下痞鞭者。氣虛而客氣上逆也。與瀉心湯攻之則痞也。醫復以他藥下之。又虛其裏。致利不止也。理中丸脾胃虛寒下利者。服之愈。此以下焦虛。故與之。其利益甚。聖濟經曰。滑則氣脫。欲其收也。如開腸洞泄。便溺遺失。澁劑所以收之。此利由下焦不約。與赤石脂禹餘糧湯。以澁洞泄。下焦主分清濁。下利者。水穀不分也。若服澁劑而利不止。當利小便。以分其氣。汪云。利其小便。仲景無方。補亡論常器之云。可五苓散。

赤石脂禹餘糧湯方

赤石脂一斤碎 太一禹餘糧一斤碎。玉函。成本。無太一二字。

右二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去滓。分溫三服。成本。右字。作已上二字。誤。脫分溫二字。

成云。本草云。澁可去脫。石脂之澁。以收斂之。重可去怯。餘糧之重。以鎮固之。

柯云。甘薑參。尤可以補中宮火氣之虛。而不足以固下焦脂膏之脫。此利在下焦。未可以理中之劑收功也。然大腸之不固。仍責在胃關門之不緊。仍責在脾。此二味皆土之精氣所結。能實胃而澁腸。蓋急以治下焦之標者。實以培中宮之本也。要之此證是土虛而非火虛。故不宜於薑附。若水不利而濕甚。復利不止者。則又當利其小便矣。凡下焦虛脫者。以二物爲本。參湯調服最效。丹云。志聰云。按神農本草經。太乙餘糧。禹餘糧。各爲一種。旣云太乙禹餘糧。此方宜於三味。或相傳有誤。此說太誤。證類本草。圖經云。本草有太乙餘糧。禹餘糧。兩種。治體猶同。

鐵樵按。此條有誤。表邪未盡者。誤下而利不止。爲陷。陷者。當舉表邪。已盡下之。過當利不止。輕者。只須穀芽。扁衣。建朮。懷藥。芡實之類。重者。宜理中。與石脂。川芎。並用。良效。若僅用石脂。餘糧。藥力單純。於醫理爲非法。且二味皆重。

墜於誤下而利亦非宜。

傷寒吐下後發汗。虛煩。脉甚微。八九日。心下痞鞭。脇下痛。氣上衝咽。喉眩冒。經脉動惕者。久而成痿。

脈經。發上無後字。

成云。傷寒吐下後發汗。則表裏之氣俱虛。虛煩。脉甚微。爲正氣內虛。邪氣獨在。至七八日。正氣當復。邪氣當罷。而心下痞。脇下痛。氣上衝咽。喉眩冒者。正氣內虛而不復。邪氣留結而不去。經脉動惕者。經絡之氣虛極。久則熱氣還經。必成痿弱。錫云。痿者。肢體委廢而不爲我用也。久而成痿者。經血不外行于四末也。錢云。如此陰盛陽虛之證。雖或僥倖而不至危殆。若經久不愈。必至陽虛不治。筋弛骨痿而成廢疾矣。魏云。此條證。仍用茯苓桂枝白朮甘草湯。或加附子。倍加桂枝爲對也。丹云。成注熱氣還經。於義未允。汪氏引作表氣虛不能充養於身。似是。金鑑云。八九日心下痞鞭。脇下痛。氣上

衝咽喉三句。與上下文義不屬。必是錯簡。注家因此三句。皆蔓衍支離。牽強注釋。不知此證。總因汗出過多。大傷津液而成。當用補氣補血。益筋壯骨之藥。經年始可愈也。未知此說果是否。姑存俟考。汪郭引補亡論云。可茯苓甘草白朮生薑湯。郭白雲云。當作茯苓桂枝白朮甘草湯。成痿者。振痿湯。

鐵樵按。既云氣上衝咽喉。眩冒必上。盛下虛。云筋脉動惕。則入腦波及運動神經。詳虛煩字。乃肝陽膽火上燔。致神經受影響。宜乎久而成痿。各註非是。傷寒發汗若吐若下。解後心下痞鞭。噫氣不除者。旋復代赭湯主之。

玉函。脈經。發汗作汗出。復作覆。成本。玉函。赭下。有石字。

方云。解謂大邪已散也。心下痞鞭。噫氣不除者。正氣未復。胃氣尙弱。而伏飲爲逆也。汪云。此噫氣。比前生薑瀉心湯之乾噫不同。是雖噫而不至食臭。故知其爲中氣虛也。與旋復代赭石湯。以補虛散痞下逆氣。

旋復代赭湯方

旋復花三兩

人參二兩

生薑五兩。成本有切字。

代赭一兩。玉函。成本。代赭石。

甘草三兩

半夏半升

大棗十二枚

右七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

成本。右下。有件字。

周云。旋覆花。能消痰結。軟痞。治噫氣代赭石止反胃。除五臟血脉中熱。健脾。乃痞而噫氣者用之。誰曰不宜。於是佐以生薑之辛。可以開結也。半夏逐飲也。人參補正也。甘草大棗益胃也。予每借之以治反胃噎食。氣逆不降者。靡不神效。

傷寒類方曰。靈樞口問篇云。寒氣客於胃。厥逆從下上散。復出於胃。故為噫。俗名噯氣。皆陰陽不和於中之故。此乃病已向愈。中有留邪。在於心胃之間。與前諸瀉心法大約相近。本草云。旋復治結氣。脇下滿。代赭治腹中

邪毒氣加此二物以治噫氣。餘則散痞補虛之法也。吳儀洛方論曰：去滓復煎。亦取共行其事之義。與生薑瀉心湯等同義。活人書曰：有旋復代赭石證。其人或欬逆氣虛者。先服四逆湯。胃寒者。先服理中丸。次服旋復代赭湯爲良。喻氏寓意草曰：治一人膈氣。粒食不入。始吐清水。次吐綠水。次吐黑水。次吐臭水。呼吸將絕。一晝夜。先服理中湯六劑。不令其絕。來早轉方。一劑而安。金匱有云：噫氣不除者。旋覆代赭石湯主之。吾於此病。分別用之者有二道。一者以黑水爲胃底之水。此水且出。則胃中之津久已不存。不敢用半夏以燥其胃也。一者以將絕之氣。止存一系。以代赭墜之。恐其立斷。必先以理中。分理陰陽。使氣易於降下。然後代赭得以建奇奏勳。乃用旋覆花一味煎湯。調代赭石末二匙。與之。纔入口。卽覺其轉入丹田矣。但倦之極。服補藥二十劑。將息二月而愈。

鐵樵按。此條亦誤。既云汗吐若下而病解。是汗吐下不誤。不當見心下痞噫氣不除。既見心下痞。噫氣不除。是必汗吐下有未當者在。詳痞與噫皆下之過當之反應。是汗吐不誤。下必有誤。既云噫氣與上條氣上衝咽喉。是同一蹊徑。不過有輕重之辨。既是氣上衝。便不當鎮墜。強鎮則反應愈劇。故旋覆代赭不適用。喻昌寓意草極言旋覆代赭之神。屢用不一。用然吾見近人用之多不效。而反劇。見上逆。即用鎮墜之藥。醫理固不如是簡單也。

下後不可更行桂枝湯。若汗出而喘。無大熱者。可與麻黃杏子甘草

石膏湯。玉函。作大下以後。杏子。作杏仁。

成云。前第三卷十六證云。發汗後。不可更行桂枝湯。汗出而喘。無大熱者。為與此證治法同。汗下雖殊。既不當損正氣。則一邪氣所傳。既同。遂用一法治之。經所謂若發汗若下若吐後者是矣。程云。下在用桂枝後。是從更字上

看出。丹云志聰錫駒並云。此節重出。下字疑本汗字。非也。

鐵樵按。此條亦誤。汗出無用麻黃理。已詳前。

太陽病。外證未除。而數下之。遂協熱而利。利下不止。心下痞鞭。表裏

不解者。桂枝人參湯主之。

協。成本作協。玉函。脈經。千金翼。作挾。

程云。太陽病。外證未除。而數下之。表熱不去。而裏虛作利。是曰協熱。利下不止。心下痞鞭者。裏氣虛而土來心下也。表裏不解者。陽因痞而被格於外也。

桂枝行陽於外以解表。理中助陽於內以止利。陰陽兩治。總是補正。令邪自却。緣此痞無客氣上逆。動膈之陽邪。輒防陽欲入陰。故不但瀉心中芩連不可用。并桂枝中芍藥不可用也。協熱而利。向來俱作陽邪陷入下焦。果爾。安得用理中耶。利有寒熱二證。但表熱不罷者。皆為協熱利也。丹云此條。方氏諸家。並為熱邪陷入證。至汪氏。則云此係邪熱未解。乃實熱之證。非虛寒

也。桂枝人參湯。大都是叔和撰次時傳寫之誤。此蓋以協熱之協。爲合同之義。而不知與挾同。皆坐不博考之弊也。程氏辨晰之。極是矣。錫駒以挾熱爲解。然而未能免陷入之說。殊可惜也。案此心下痞鞭。與金匱胸痺心中痞。與人參湯之證略同。

桂枝人參湯方

桂枝四兩別切。別切二字。玉函。成本。作去皮。

甘草四兩炙

白朮三兩

人參三兩

乾薑三兩

右五味。以水九升。先煮四味。取五升。內桂更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再夜一服。五升下。玉函。有去滓二字。成本。三升下。脫去滓二字。方氏。圈白朮之白。吳本刪。

喻云。此方卽理中加桂枝。而易其名。亦治虛痞下利之聖法也。吳云。桂枝

辛香。經火久煎。則氣散而力有不及矣。故須遲入。凡用桂枝諸方。俱當以此爲例。用肉桂。亦當臨用去粗皮。切碎。俟羣藥煎好。方入。煎二三沸。卽服。

傷寒類方曰。桂獨後煮。欲其於治裏症藥中。越出於表。以散其邪也。

鐵樵按。此條藥證。皆絲絲入扣。程注尤佳。可為法。

傷寒大下後。復發汗。心下痞。惡寒者。表未解也。不可攻痞。當先解表。

表解乃可攻痞。解表宜桂枝湯。攻痞宜大黃黃連瀉心湯。玉函。脈經。發下。有其字。

柯云。心下痞。是誤下後裏症。惡寒。是汗後未解症。裏實表虛。內外俱病。皆因

汗下倒施所致。表裏交持。仍當遵先表後裏。先汗後下正法。蓋惡寒之表。甚

於身疼。心下之痞。輕於清穀。與救急之法不同。云心下已痞。而仍惡寒

者。猶有表邪未解也。前條同是痞證而惡寒。以附子瀉心者。因惡寒汗出。所

以知其為陽虛之惡寒也。此則惡寒而不汗出。是以知其為表未解也。方

云。傷寒病初之表。當發。故用麻黃湯。此以汗後之表。當解。故曰宜桂枝湯。

活人書曰。大抵結胸痞。皆應下。然表未解者。不可攻也。總病論曰。前加

附子。是汗出多而惡寒。表汗解而裏結未除故也。此症是發汗後無汗惡寒故先須解表也。

鐵樵按。此條當是原文。內經病從外而之內者先治其外。病從外而之內甚於內者先治其外。後治其內。正與此條互相發明。證諸實驗亦然。凡外未解者先解外。不犯內則病愈。不出三五日。是證諸病理而合。徵諸實驗而信。與前數節迥然不同。惟錢氏及活人書僉謂此條是發汗後無汗故不用附子。是又大謬不然。同是有汗有表不解與亡陽之辨。附子爲亡陽而設。桂枝爲有汗表不解而設。故知此條必有汗。若汗後無汗是桂枝麻黃各半湯所主也。

傷寒發熱。汗出不解。心中痞鞅。嘔吐而下利者。大柴胡湯主之。中。玉函。正

脈。作下。方本。汪本。同。

程云。心中痞鞭嘔吐而下利。較之心腹濡軟。嘔吐而下利。爲裏虛者不同。發熱汗出不解。較之嘔吐下利。表解者乃可攻之。竟用十棗湯者。又不同。况其痞不因下後而成。并非陽邪陷入之痞。而裏氣內拒之痞。痞氣填入心中。以致上下不交。故嘔吐而下利也。大柴胡湯。雖屬攻劑。然實管領表裏上中之邪。總從下焦爲出路。則攻中自寓和解之義。主之是爲合法。丹云。案金鑑云。下利之下字。當是不字。若是下字。豈有上吐下利。而以大柴胡湯下之之理乎。此說似是而實非也。所謂下利。乃是熱利。若改作不利。則與小便何別。可謂失考矣。

鐵樵按。程註以裏虛及表解兩條。比較爲言。十棗湯有疑義。自不可同日而語。大柴胡方中。既有大黃。當然是裏實。且此所云。心下痞鞭。必是連及脇下者。云嘔吐必口苦者。蓋胸脇痞滿。方是柴胡的證。裏面是實熱。而兼少陽則

口。無。不。苦。經。文。簡。單。讀。者。當。自。己。理。會。也。至。於。金。鑑。改。下。利。之。下。字。爲。不。字。
全。書。實。無。此。句。法。丹。氏。駁。之。甚。是。然。熱。利。何。以。當。攻。亦。一。問。題。鄙。意。旁。流。與。
協。熱。利。皆。體。工。反。應。之。見。證。

腸。胃。皆。主。降。所。謂。降。謂。使。食。物。下。行。也。自。食。物。下。嚥。在。食。管。中。卽。起。降。之。作。
用。其。方。法。食。管。之。壁。包。裹。食。物。處。略。略。膨。脹。食。物。所。在。之。上。部。管。腔。與。下。部。
管。腔。則。較。小。然。食。物。上。部。之。管。腔。收。縮。力。甚。大。下。部。之。收。縮。力。較。小。如。此。食。
物。下。降。則。順。上。行。則。逆。故。下。嚥。不。久。便。達。於。胃。部。至。胃。中。則。略。停。頓。以。營。消。
化。工。作。消。化。既。竟。胃。之。迫。食。物。下。行。亦。如。食。管。胃。腔。上。口。收。縮。下。口。開。放。食。
物。仍。是。上。行。則。逆。下。行。則。順。繼。此。至。十。二。指。腸。再。營。消。化。之。工。作。是。爲。第。二。
次。消。化。工。作。二。次。工。作。既。竟。然。後。入。於。小。腸。此。時。則。有。吸。收。與。分。泌。之。工。作。
小。腸。壁。膜。吸。收。精。華。使。入。血。分。以。成。血。液。與。小。腸。相。通。之。腎。藏。毛。細。管。承。剩。

餘之液體。以事排泄。繼此食物入大腸。已成完全之糞塊。仍復迫之。下行。至於直腸。以出肛門。故食物從入嚥起。至出肛止。一路下行。非由其重量爲地。心吸力吸收。而下行。乃生理作用。迫之使下行也。從嚥至胃。其行速在胃中。因須營第一次消化工作。則停頓。入十二指腸。因須營第二次消化工作。則亦停頓。入小腸。因須營吸收與排泄之工作。則行緩。入大腸。因既成糞塊。亦行緩。入直腸。則無復餘事。乃行速。胃下口曰幽門。有括約筋。司啓閉。凡食物之未完全消化者。不許通過。是幽門括約筋之設施。其目的在使食物得停頓胃中。而不致急遽下行。觀直腸之設施。可以悟大小腸之迴環曲折。因各種工作之未竟。有藉此迴環曲折。使其行迂緩。得各部份從容。竟其工作之意味。又從咽至胃。迫食物下行之方法。在上部收縮。下部微弛。在胃與小腸。則收縮方法之外。更加一蠕動。在大腸。則蠕動方法之外。更於腸壁放出液。

體濡潤之。以爲之助。故吸鴉片者。與患藏燥者。容易病便閉。與積聚。卽因大腸壁不但不放液汁濡潤。且吸收糞塊中黏液。致令非常燥結故也。又胃中之消化工作。乃磨礱消化兼化學消化者。十二指腸之消化。乃純粹化學之消化。胃中之胃酸。十二指腸之膽汁。胰液。其重要成分也。然觀於糞便中之有膽汁。尿液中亦有膽汁。則可知胆汁不但有消化作用。兼有迫令食物下行之作用。膽汁亦主降者也。因此可以悟得內經苦降之義。而川連所以能治嘔。正因胃氣上逆得苦則降之故。患肝病者。往往便閉。其甚者。致作噁嘔。吐皆因肝鬱。膽汁不能循常軌輸送至十二指腸。第二次消化工作不健全。故胃逆。膽汁入小腸者少。糞便不能下降。故便閉也。

至於泄瀉。就實地經驗言之。大都是寒。感寒固泄。飲冷亦泄。再就藥效執果溯因以求之。泄瀉爲寒因亦確。理中之薑朮。附子。理中之附。乃至治霍亂之

十滴水。皆大熱之品。而能止泄洞。爲昭然共見之事實也。西醫籍用藥。大都無所謂寒熱。獨於泄瀉。則謂與冷熱有關。謂冷則腸蠕動抗進。故瀉。熱則反是。故滌腸當用略涼之水。熱則不效。顧腸之蠕動。亦神經爲之。通常冷則能安神經。以故熱病豫防腦炎。則用冰枕。何以腸病得冷。反使蠕動抗進。是可知。溫涼各有所宜。頭部雖嚴冬。迺寒。苟御狐腋之冠。老年尙嫌其大熱。腹部雖盛夏。酷暑。苟爲風露所侵。卽疼痛而雷鳴。中醫籍太陰指脾。然不當死。煞句。下腹部者。太陰之領域也。故傷寒太陰證。重要之證據曰。腹滿。少陽指膽。亦不當死。煞句。下頭目。乃少陽之領域。故頭昏目眩者。謂之肝陽。膽火。惟其如此。故身半以上爲陽。身半以下爲陰。而陽明從燥化。太陰從濕化。乃不煩言。而可解十二經之陰陽。太少皆本。此意推勘入細之言耳。昧者不察。一開口卽云。太陰濕土。陽明燥金。求其故而不得。造爲種種曲說。復不能明內經。

之旨趣專拾一二玄談借其艱深自文淺陋愈趨愈遠遂致不可究詰是則晉唐以後先哲亦不得辭其咎也

至於旁流爲反應其事極易明瞭吾嘗謂各種疾病皆體工之本能驅逐病毒而起之變化例如欬嗽乃因氣管內有作梗之物而起之反應是欬嗽非病前已言之茲不復贅旁流之爲反應其理正同因病熱之故腸中起變化當消化者既不得充分消化當吸收者復不得充分吸收於是養生之食品反爲胃腸之阻梗生理乃起反應欲驅而去之其去之之法不外乎腸蠕動與腸壁分泌液汁驅之不去則蠕動愈劇而分泌愈多劇則痛多則泄矣凡治病之法無非順生理以藥力助之苟見泄瀉不知其爲旁流而用理中止之是與生理爲難也則其治爲誤其病當劇以承氣或麻仁丸下之則爲順生理之所需求而以藥爲之助是爲正當之治法而其病當退也所謂協

熱之利亦屬反應者。協熱多半。由於誤下。誤下則表熱陷裏。其在胃者則溫。溫欲吐。溫溫欲吐之意義。因熱聚於裏。胃中不通。則體工起反應而驅逐其熱。其驅逐之法。以嘔而藥力復持之。使不得嘔。故溫溫欲吐而復不得吐。其在腸者。則蠕動以爲驅逐。逐之不得。更分泌液體以佐之。則爲利。協熱之利。雖由誤下而來。然下之則爲順生理之需求。故雖因誤下而陷。有時揆度形勢。仍當用下法。以爲救濟。若嘔且利者。純用下法。則中焦因抵抗藥力之故。或更呈劇烈之反應。而協熱又不得不下。於是用柴胡疏達少陽以安胃氣。一面仍用大黃以治協熱。遂成大柴胡表裏分疏之局。此其斡旋之功用。意之精在二千年前。有如此醫術。洵不愧醫聖兩字。夫豈西國之希伯克來。東國之吉益東洞。所能望其項背者。自金元以迄盛清。醫家無有不尊仲景者。然真能知仲景者。實無一人。劉河間仿大柴胡法。製雙解散。以麻桂硝黃並

用是僅僅得表裏分疏。彼又寧知大柴胡之爲方。有如許曲折。故以雙解散與大柴胡比較。貌似神非。精粗判若霄壤。余因簡單言之。必然解人難索。故不辭詞費。備論之如右。

病如桂枝證。頭不痛。項不强。寸脉微浮。胸中痞鞭。氣上衝喉咽。不得

息者。此爲胸有寒也。當吐之。宜瓜蒂散。

頭上。項上。脈經。有其字。千金翼作頭項不强。喉咽。玉函。成本

。作咽喉。此爲胸有寒。千金。作此以內有久痰。

成云。病如桂枝證。爲發熱汗出惡風也。方云。頭不痛。項不强。言太陽經中

無外入之風邪。以明非中風也。寸候身半已上。微浮。邪自內出也。胸中痞鞭。

痰涎塞膈也。氣上衝咽喉者。痰湧上逆。或謂喉中聲如曳鋸是也。寒以痰言。

喻云。寒者痰也。痰飲內動。身必有汗。加以發熱惡寒。全似中風。但頭不痛。

項不强。此非外入之風。乃內蘊之痰。窒塞胸間。宜用瓜蒂散。以湧出其痰也。

周云。寒飲停蓄。阻遏胸中之陽。使衛氣不能外固。故發熱惡寒汗出也。

程云。邪氣蘊蓄於膈間。此爲胸有寒也。痞鞭一證。因吐下者爲虛。不因吐下者爲實。實邪填塞心胸。中下二焦爲之阻絕。自不得不從上焦爲出路。所謂在上者因而越之是也。丹云。案方氏諸家。以寒爲痰。蓋瓜蒂能吐膈間之頑痰。故有此說。而不可以寒直斥爲痰。程氏則爲邪字看。極穩當矣。如錢氏單爲風寒之寒。亦恐不爾。厥陰篇瓜蒂散條云。邪結在胸中。又云。病在胸中。程說有所據。

瓜蒂散方

瓜蒂一分

熬黃

赤小豆

一分。玉函。作各六銖。

右二味。各別擣篩爲散。已合治之。取一錢匕。以香豉一合。用熱湯七合。煮作稀糜。去滓。取汁和散。溫頓服之。不吐者。少少加。得快吐乃止。諸亡血虛家。不

可與瓜蒂散。一錢七。千金翼作半錢七。

鑑云。胸中者。清陽之府。諸邪入胸府。阻遏陽氣。不得宣達。以致胸滿痞鞭。熱氣上衝。燥渴心煩。欲嘔嘔吐。脈數促者。此熱鬱結也。胸滿痞鞭。氣上衝咽喉。不得息。手起寒冷。欲吐不能吐。脈遲緊者。此寒鬱結也。凡胸中寒熱。與氣與飲。鬱結爲病。諒非汗下之法所能治。必得酸苦湧泄之品。因而越之。上焦得通。陽氣得復。痞鞭可消。胸中可和也。瓜蒂極苦。赤豆味酸。相須相益。能疏胸中實邪。爲吐劑中第一品也。而佐香豉汁合服者。藉穀氣以保胃氣也。服之不吐。少少加服。得快吐卽止者。恐傷胸中元氣也。此方奏功之捷。勝於汗下。所謂汗吐下三大法也。今人不知仲景子和之精義。置之不用。可勝惜哉。然諸亡血虛家。胸中氣液已虧。不可輕與。特爲申禁。汪云。傷寒一病。吐法不可不講。華元化云。傷寒至四日。在胸。宜吐之。巢元方云。傷寒病二日以上。氣

浮在上部。胸心填塞滿悶。當吐之則愈。仲景以此條論。特出之太陽下篇者。以吐不宜遲。與太陽汗證相等。當於兩三日間。審其證而用其法也。條辨以胸有寒爲痰。亦通。蓋胸有風寒。則其人平素飲食之積。必鬱而成熱。變而爲痰。所以瓜蒂亦湧痰熱之藥也。尙論篇以此條證。竟列入痰病中。誤矣。煮作稀糜。言以湯七合。煮香豉如糜粥之爛也。方氏以稀糜爲另是稀粥。大謬之極。

古方選注曰。瓜蒂散。乃酸苦涌泄重劑。以吐胸寒者。邪結於胸。不涉太陽表實。只以三物爲散。煮作稀糜。留戀中焦。以吐之。能事畢矣。瓜蒂性升。味苦而涌。豆性酸斂。味苦而泄。恐其未必卽能宣越。故復以香豉湯。陳腐之性。開發實邪。定當越上而吐矣。外臺祕要。張文仲瓜蒂散。主傷寒胸中痞塞。瓜蒂赤小豆各一兩。右二味。搗散。白湯服一錢七。又范汪療傷寒及

天行。瓜蒂散方。同上二味。搗作散。溫湯二合。服一錢七。藥下便臥。若便吐且急忍也。候食頃不吐者。取錢七散二合湯和服之。便吐矣。不吐復稍增。以吐爲度。吐出青黃如菜汁者。五升以上爲佳。若吐少病不除者。明日如前法復服之。可至再三。不令人虛也。藥力過時不吐。服湯一升。助藥力也。

吐出便可食。無復餘毒。若服藥過多者。益飲冷水解之。和服之下。活人書。有以手指搥之五字。

東垣試效方曰。若有宿食而煩者。仲景以梔子大黃湯主之。氣口三盛。則食傷太陰。填塞悶亂。極則心胃大疼。兀兀欲吐。得吐則已。俗呼食迷風是也。經云。上部有脉。下部無脉。其人當吐。不吐者死。宜瓜蒂散之類。吐之。經云。高者因而越之。此之謂也。醫方集解曰。治卒中痰迷。涎潮壅盛。顛狂煩亂。人事昏沈。五癰痰壅上膈。及火氣上衝。喉不得息。食填中脘。欲吐不出。量人虛實服之。吐時須令閉目。緊束肚皮。吐不止者。葱白湯解之。良。

久不出者。含砂糖一塊。卽吐。丹案。張子和不用豆豉。加人參甘草。薑汁調下。吐不止者。用煎麝香湯。瓜苗聞麝香卽死。所以立解。活人指掌辨疑。曰。瓜蒂卽絲瓜蒂。俗名藤蘿。丹案。此說本草所不載。錄以俟試驗。舒氏亦云。如無甜瓜。絲瓜蒂可代。

鐵樵按。氣上衝咽喉。此證常遇之。乃胃不能降。肺氣因以上逆之故。與痰涎塞膈無與。本論可吐不可吐各節。文簡而意義不甚明瞭。注家復多循文敷衍。致讀者無可遵循。瓜蒂散一方。今人絕少用之者。殆以此故。今按寒飲寒痰各說。是注家節外生枝。不可爲訓。本文此爲胸中有寒也句。寒字可疑。例如「膈上有寒飲。乾嘔者不可吐也。」「乾嘔吐涎沫。頭痛者。吳茱萸湯主之。」以上兩條。皆屬寒而云不可吐。又「少陰證。飲食入口則吐。心中溫溫欲吐。復不能吐。始得之。手足寒。脉弦遲者。此胸中實不可下也。當吐之。若膈上有

傷寒論卷之十
寒飲乾嘔者不可吐也。當溫之。宜四逆湯。一皆言寒不可吐。是其無標準。可言而寒之不可吐。已確寒字。既不得強解爲熱。亦不得強解爲邪。直誤字耳。至於氣上衝胸。如桂枝白朮甘草湯一條。由吐下後。心下逆滿而起者。氣上衝咽喉。如經脈動惕。久而成痿一條。由於吐下後。發汗虛煩。脈微八九日。心下痞鞭而起者。皆屬虛證。非可用瓜蒂散者。然則本條所云。豈非全無憑準。竊疑胸中有寒句。不但訛字。兼有脫落。吾儕若從根本著想。則雖脫落。亦尙無妨。所謂根本者。無他。卽上篇所釋。順生理爲治一語是也。凡病爲日淺。正氣未虛。邪熱內攻。胃不能容。生理起反應而嘔者。皆可吐也。其要點在病須陽證。正氣未虛。否則禁吐。此爲鄙人歷數十次經驗。無一或誤者。用以治嬰兒之病。奏效尤捷。而無流弊。

病脅下素有痞。連在臍傍。痛引少腹。入陰筋者。此名藏結死。

玉函脈
經。病下

有者若二字。入陰筋。
。作入陰挾陰筋。

程云其人脅下素有痞積。陰邪之伏裏者。根柢深且固也。今因新得傷寒。未
察其陰經之痞。誤行攻下。致邪氣入裏。與宿積相互。使藏之真氣結而不通。
因連在臍旁。痛引少腹。入陰筋。故名藏結。蓋痞爲陰邪。而臍旁陰分也。在藏
爲陰。以陰邪結於陰經之藏。陽氣難開。至此而結勢已成。於法爲死。錢云。
其痛下引少腹。入厥陰而控引睪丸之陰筋者。此等藏結。以陰氣過極。陽氣
竭絕。故曰死。錫云。上文論藏結曰難治。曰不可攻。此復論藏結之死症。以
見藏結可生。而亦可死也。

傷寒若吐若下後。七八日不解。熱結在裏。表裏俱熱。時時惡風。大渴。

舌上乾燥而煩。欲飲水數升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

白虎加人參湯。脈經
。千金。千金翼。作

白虎湯。傷寒下
。成本有病字。

成云。若吐若下後七八日。則當解。復不解而熱結在裏。表熱者身熱也。裏熱者內熱也。本因吐下後。邪氣乘虛內陷。爲結熱。若無表熱而純爲裏熱。則邪熱結而爲實。此以表熱未罷。時時惡風。若邪氣純在表。則惡風無時。若邪氣純在裏。則更不惡風。以時時惡風。知表裏俱有熱也。邪熱結而爲實者。則無大渴。邪熱散漫則渴。今雖熱結在裏。表裏俱熱。未爲結實。邪氣散慢。熏蒸焦膈。故大渴。舌上乾燥而煩。欲飲水數升。與白虎加人參湯散熱生津。錢云。大渴。舌上乾燥而煩。欲飲水數升。則裏熱甚於表熱矣。謂之表熱者。乃熱邪已結於裏。非尙有表邪也。因裏熱太甚。其氣騰達於外。故表間亦熱。卽陽明篇所謂蒸蒸發熱。自內達外之熱也。汪云。時時惡風者。乃熱極汗多。不能收攝。腠理疎。以故時時惡風也。裏熱則胃府中燥熱。以故大渴。舌上乾燥而煩。欲飲水數升。此因吐下之後。胃氣虛。內亡津液。以故燥渴甚極也。周云。

口至乾。舌至燥。無津液極矣。能生津液而神速者。莫若人參。故加之。丹云。案金鑑云。傷寒二字之下。當有若汗二字。蓋發汗較吐下。更傷津液爲多也。時時惡風。當是時汗惡風。若非汗字。則時時惡風。是表不解。白虎湯在所禁也。論中謂發熱無汗。表不解者。不可與白虎湯。渴欲飲水。無表證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讀者細玩經文。自知此說難從。柯氏云。當汗不汗。反行吐下。是治之逆也。吐則津液亡於上。下則津液亡於下。是也。

傷寒類方曰。胃液已盡。不在經。不在腑。亦非若承氣症之有實邪。因胃口津液枯竭。內火如焚。欲飲水自救。故其證如此。與熱邪在府者迥別。外臺秘要。仲景傷寒論。療傷寒汗出惡寒身熱大渴不止。欲飲水一二斗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此條本經不載。姑附存於此。

白虎加人參湯方

知母六兩

石膏一斤碎

甘草二兩炙

人參二兩。上篇。玉函。作三兩。

粳米六兩

右五味以水一斗。煮米熟湯成。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此方立夏後立秋前

乃可服。立秋後不可服。正月二月三月尚凜冷。亦不可與服之。與之則嘔利

而腹痛。諸亡血虛家。亦不可與。得之則腹痛利者。但可溫之當愈。玉函。作春三月。病常

苦裏冷。丹案。此方。已見太陽上篇。而無此方立夏以下六十二字。故再舉于斯。此六十二字。疑是後人所添。而玉函。千金及翼方。外臺秘要。并有之。故不可妄刪。姑存

其舊耳。

內臺方議問曰。活人書云。白虎湯。惟夏至後可用。何耶。答曰。非也。古人一

方對一證。若嚴冬之時。果有白虎湯證。安得不用石膏。盛夏之時。果有真

武湯證。安得不用附子。若老人可下。豈得不用硝黃。壯人可溫。豈得不用

薑附。此乃合用者必需之。若是不合用者。強而用之。不問四時。皆能為害

也。汪氏引徐春沂云。立夏後云云。疑是後人所加。張氏傷寒百問經

絡圖曰。白虎加人參。名化斑湯。出異書。

鐵樵按。白虎湯。大青龍。人參。白虎。陸九芝世補齋醫書。論其用法最詳。可以遵守。茲不俱贅。時時惡風。句各注所釋不澈底。須知此非外感。如其有一分。外感。白虎便不真。確可用。其一因病之重心在裏。表不固。裏蒸熱。故汗大出。因汗大出血。中液少。故熱而煩。汗出愈多。表陽愈虛。故當惡風。其二因體溫外散。外界之溫度與體內之溫度驟然變更。其相差之程度。因空氣熱度驟低於表層。體溫故肌膚有洒析惡風。意此云惡風並非真有風。須臾之間。卽能中和。故惡風旋罷。而裏熱蒸發不已。其熱作陣。故時時惡風。用人參者。非爲補。而用增加白虎之力也。白虎得參。則緩緩則力長。故增白虎之重量。無用。必須加參。

傷寒無大熱。口渴燥渴。心煩。背微惡寒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

玉函。心作而。千

金及翼。外臺。
作白虎湯。

鑑云。傷寒身無大熱。不煩不渴。口中和。背惡寒。附子湯主之者。屬少陰病也。今傷寒身無大熱。知熱漸去表入裏也。口燥渴心煩。知熱已入陽明也。雖有背微惡寒一證。似乎少陰。但少陰證口中和。今口燥渴。是口中和也。背惡寒。非陽虛惡寒。乃陽明內熱。熏蒸於背。汗出肌疎。故微惡之也。主白虎湯以直走陽明。大清其熱。加人參者。蓋有意以顧肌疎也。錢云。此條之背惡寒。口燥渴而心煩者。乃內熱生外寒也。非口中和之背惡寒。可比擬而論也。

汪云。內蒸熱而表必多汗。以故惡寒。與上條惡風之義相同。丹云。案背惡寒。成氏以爲表邪未盡。程氏以爲陽虛。並非也。

傷寒類方曰。此亦虛燥之症。微惡寒。謂雖惡寒而甚微。又周身不寒。寒獨在背。知外邪已解。若大惡寒。則不得用此湯矣。

鐵樵按。此條與前條比類而觀。則無大熱。背微惡寒。非白虎證也。背微惡寒。與背几几同。與時時惡風不同。此症狀不當有汗。縱有汗亦不多。前條之大渴字。乃伏有大汗在內。因不大汗不致大渴。云大渴大汗已在言外。故知此條是誤。大約他種書籍之誤。由於展轉抄錄。而有所譌脫。年代愈久。譌脫愈多。傷寒論則不止此。且有不通醫理之醫師。譌造者在內。此等處皆是。若承訛襲譌。從而曲爲之說。乃引起無數葛藤。

傷寒脉浮。發熱無汗。其表不解。不可與白虎湯。渴欲飲水。無表證者。

白虎加人參湯主之。

解下。成本。玉函。外臺。有者字。千金及翼。外臺。作白虎湯。

魏云。脉浮而不致於滑。則熱未變而深入。正發熱無汗。表證顯然如此。不可

與白虎湯。徒傷胃氣。言當於麻黃湯。大青龍。桂枝。二越婢一之間。求治法也。如其人渴欲飲水。與之。水果能飲者。是表邪變熱已深入矣。再診脉。無浮緩。

傷寒論卷之九
浮緊之表脉。審證無頭身疼痛。發熱無汗之表證。即用白虎加人參。補中益氣。止其燥渴。錢云。若渴欲飲水。則知邪熱已入陽明之裏。胃中之津液枯燥矣。然猶必審其無表證者。方以白虎湯解其煩熱。又加人參以救其津液也。

太陽少陽併病。心下鞕。頸項強而眩者。當刺大椎肺俞肝俞。慎勿下

之。玉函。太陽下。有與字。鞕。作痞堅二字。大椎下。有一間二字。成本。無肝俞二字。攷注文。係脫文。

成云。心下痞鞕而眩者。少陽也。頸項強者。太陽也。刺大椎肺俞。以瀉太陽之邪。以太陽脉下項挾脊故爾。肝俞以瀉少陽之邪。以膽爲肝之府故爾。太陽爲在表。少陽爲在裏。明是半表半裏證。前第八證云。不可發汗。發汗則譫語。是發汗攻太陽之邪。少陽之邪益甚于胃。以發譫語。此云慎勿下之。攻少陽之邪。太陽之邪乘虛入裏。必作結胸。經曰。太陽少陽併病。而反下之。成結胸。

方云。頸項亦頭項之互詞。前條言眩冒。此有眩無冒。差互詳略耳。汪云。大椎一穴。實合太少而齊瀉。諸家注皆不明用鍼之理。竟置大椎而不論。大誤之極。

鐵樵按。本條意義自明。注亦精當可法。太少併病。發汗則譫語。誤下則結胸。眩則有肝陽膽火鬱而上逆之象。柴胡性升。故有時宜刺。然僅曰慎勿下之。蓋用柴胡尚無大害。下則爲逆。將起反應。曰慎勿下之。有大柴胡亦不可用之意。於此可悟。凡上逆之症。均不可強抑。近人盲從喻嘉言之說。以旋覆代赭湯用於喘逆之症。什九敗事。然有積而胃逆。因胃逆而頭痛。有非下不愈者。故吳又可以頭痛爲下症。驗之事實。而信活法在人。不可執滯固。非老於閱歷。不爲工也。

太陽與少陽合病。自下利者。與黃芩湯。若嘔者。黃芩加半夏生薑湯。

傷寒論卷之十
主之。

成云。太陽陽明合病自下利。爲在表。當與葛根湯發汗。陽明少陽合病自下利。爲在裏。可與承氣湯下之。此太陽少陽合病自下利。爲在半表半裏。非汗下所宜。故與黃芩湯以和解半表半裏之邪。嘔者。胃氣逆也。故加半夏生薑以散逆氣。錢云。太少兩陽經之證。並見而爲合病。太陽雖在表。而少陽逼處于裏。已爲半表半裏。以兩經之熱邪內攻。令胃中之水穀下奔。故自下利。汪云。太少合病。而至自利。則在表之寒邪。悉鬱而爲裏熱矣。裏熱不實。故與黃芩湯以清熱益陰。使裏熱清而陰氣得復。斯在表之陽熱自解。所以此條病。不但太陽桂枝。在所當禁。并少陽柴胡。亦不須用也。鑑云。太陽與少陽合病。謂太陽發熱頭痛。或口苦咽乾目眩。或胸滿脉或大而弦也。若表邪盛。肢節煩疼。則宜與柴胡桂枝湯。兩解其表矣。今裏熱盛而自下利。則當與

黃芩湯清之。以和其裏也。丹云。案此條證。張璐周禹載以爲溫病。魏氏駁之。是也。

醫方集解曰。合病者。謂有太陽症之身熱。頭痛。脊強。又有少陽症之耳聾。脇痛。嘔而口苦。寒熱往來也。自利者。不因攻下而泄瀉也。自利固多可溫。然腸胃有積結。與下焦客熱。又非溫劑所能止。或分利之。或攻泄之。可也。

黃芩湯方

黃芩 三兩。玉函。作二兩。 芍藥 二兩 甘草 二兩 炙 大棗 十二枚 擘

右四味。以水一斗。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再。夜一服。成本。一服下。有若嘔者。加半夏半升。生薑三兩。十二字。而無黃芩加半夏生薑湯方。成本。第十卷。生薑一兩半。

黃芩加半夏生薑湯方

黃芩 三兩 芍藥 二兩 甘草 二兩 炙 大棗 十二枚 擘 半夏 半升 洗 生薑 一兩半 一方三兩切

右六味。以水一斗。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再。夜一服。

汪云。此小柴胡加減方也。熱不在半表。已入半裏。故以黃芩主之。雖非胃實。亦非胃虛。故不須人參補中也。錢云。黃芩撤其熱。而以芍藥斂其陰。甘草

大棗和中而緩其津液之下奔也。若嘔者是邪不下走而上逆。邪在胃口。胸中氣逆而爲嘔也。故加半夏之辛滑。生薑之辛散。爲蠲飲治嘔之專劑也。

徐云。因此而推廣之。凡雜證因裏未和而下利者。黃芩湯可爲萬世之主方矣。

玉函經。黃芩人參湯方。黃芩人參桂枝乾薑各二兩。半夏半升。大棗十二枚。右六味。以水七升。煮取二升。去滓。分溫再服。此方無治證。蓋與黃連

湯略同。

此方。外臺名黃芩湯。治乾嘔下利。

醫方集解曰。昂案二經合病。何以不用二經

之藥。蓋合病而兼下利。是陽邪入裏。則所重者在裏。故用黃芩。以撤其熱。

而以甘芍大棗和其太陰。使裏氣和。則外證自解。和解之法。非一端也。仲景之書。一字不苟。此證單言下利。故此方亦單治下利。機要用之。治熱利腹痛。更名黃芩芍藥湯。又加木香檳榔大黃黃連當歸官桂。更名芍藥湯。治下利。仲景此方。遂爲萬世治痢之祖矣。本方除大棗。名黃芩芍藥湯。治火升鼻衄及熱痢。出活人書黃芩加半夏生薑湯亦治膽府發欬。嘔苦水如膽汁。

鐵樵按此條不用下法。卽吳又可所謂溫邪未到胃之證。亦卽吾所謂未化燥之症。黃芩之用。以口苦爲標準。口苦少陽證也。此條之例。其原因在少陽。上逆膽汁不循常軌。消化不良。因而作利。治以黃芩。使上逆者重復下行。乃根治也。

傷寒胸中有熱。胃中有邪氣。腹中痛。欲嘔吐者。黃連湯主之。

成云。此傷寒邪氣傳裏而爲下寒上熱也。胃中有邪氣。使陰陽不交。陰不得升。而獨治於下。爲下寒。腹中痛。陽不得降。而獨治於上。爲胸中熱。欲嘔吐。與黃連湯。升降陰陽之氣。程云。此等證。皆本氣所生之寒熱。無關於表。故着二有字。鑑云。傷寒未解。欲嘔吐者。胸中有熱邪上逆也。腹中痛者。胃中有寒邪內攻也。此熱邪在胸。寒邪在胃。陰陽之氣不和。失其升降之常。故用黃連湯。寒溫互用。甘苦並施。以調理陰陽。而和解之也。傷寒邪氣入裏。因人藏氣素有之。寒熱而化。此則隨胃中有寒。胸中有熱而化。胸中痛欲嘔吐。故以是方主之。汪云。條辨尙論篇。皆以風寒二邪。分陰陽寒熱。殊不知風之初來。未必非寒。寒之既入。亦能成熱。不可拘也。

病源候論。冷熱不調候曰。夫人榮衛不調。致令陰陽否塞。陽并於上。則上熱。陰并於下。則下冷。上焦有熱。或喉口生瘡。胸膈煩滿。下焦有冷。則腹脹。

腸鳴絞痛泄利。宣明論曰。腹痛欲嘔吐者。上熱下寒也。以陽不得降。而胸熱欲嘔。陰不得升。而下寒腹痛。是升降失常也。

黃連湯方

黃連 三兩。玉函。作二兩。

甘草 三兩炙。玉函。作一兩。

乾薑 三兩。玉函。作一兩。

桂枝 三兩去皮。玉函。作二兩。

人參 二兩。千金翼。作三兩。

半夏 半升洗。玉函。作五合。

大棗 十二枚擘

右七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溫服。晝三夜二。疑非仲景方。

成本。作溫服。一升。日三服。

。夜二服。無疑非仲景方。五字。玉函亦無。

鑑云。君黃連以清胸中之熱。臣乾薑以溫胃中之寒。半夏降逆。佐黃連嘔吐可止。人參補中。佐乾薑腹痛可除。桂枝所以安外。大棗所以培中也。然此湯寒溫不一。甘苦並投。故必加甘草協和諸藥。此為陰陽相格。寒熱並施之治法也。柯云。此與瀉心湯大同。而不名瀉心者。以胸中素有之熱。而非寒熱

相結於心下也。看其君臣更換處大有分寸。

傷寒類方曰。卽半夏瀉心湯。去黃芩加桂枝。諸瀉心之法。皆治心胃之間。寒熱不調。全屬裏症。此方以黃芩易桂枝。去瀉心之名。而曰黃連湯。乃表邪尙有一分未盡。胃中邪氣尙當外達。故加桂枝一味。以和表裏。則意無不到矣。

鐵樵按前節着眼處是太陽少陽此節着眼處實是陽明太陰腹爲太陰之領域薑爲脾藥甚顯著也推究其所以然之故當亦是膽汁不能輸送至十二指腸之故凡糞帶褐色者因有膽汁之故其無膽汁者糞呈淡黃帶白色感寒而腹痛者其糞正是淡黃帶白則謂此節所言乃膽汁不能達十二指腸之病甚確黃連瀉心字卽指胸中以本節與瀉心湯諸節互證腹痛爲寒嘔吐爲熱腹部爲脾胸中爲胃質言之脾寒胃熱耳亦卽後世醫生常言

之太陰濕土陽明燥金徒因傷寒論文字毫無一定遂至解人難索例如胃之一物有時謂之胸中有時謂之心其實皆指陽明胃家實之胃脾之一物有時謂之腹有時謂之中焦有時乃謂之胃其實皆指足太陽脾約之脾傷寒論文字如此不可捉摸是否本文如此抑由後人改竄而然不得而知吾儕若不能從病理上根本探討鮮有不爲其炫惑者注家既不敢直揭本文之非又必強作解人不甘自居於不知之列處處遷就處處牽強遂如着敗絮行荆棘中無在不感罣礙之苦則不知根本解決之爲害也喻嘉言有進退黃連湯謂本方之黃連薑桂可以隨病症之寒熱爲進退故名舒馳遠爲喻氏再傳弟子謂進退黃連湯試之頗效然其理不可曉不敢再試自今日觀之有何不可曉是亦可見喻氏學說之顛預能墮人五里霧中舒馳遠註傷寒於不可解處輒大罵王叔和於本節直注曰不懂近世讀傷寒論者全

無真信仰心。溫病條辨廣溫熱論等惡濁書籍。遂得橫行一時。皆傷寒論文。字不可捉摸。而研醫者不能根本探討之。爲害也。

傷寒八九日。風濕相搏。身體疼煩。不能自轉側。不嘔不渴。脉浮虛而

濇者。桂枝附子湯主之。若其人大便鞕。原注。一云。臍下心下鞕。小便自利者。去桂

加白朮湯主之。疼煩。成本。作煩疼。脈經。作疼痛。不渴下。外臺。有下之二字。千金翼。有下已二字。去桂加白朮湯。玉函。脈經。千金翼。作朮附

子湯。成本。桂下有枝字。

鑑云。傷寒八九日。不嘔不渴。是無傷寒裏病之證也。脉浮虛濇。是無傷寒表病之脉也。脉浮虛。主在表虛風也。濇者。主在經寒濕也。身體疼煩。屬風也。不能轉側。屬濕也。乃風濕相搏之證。非傷寒也。與桂枝附子湯。溫散其風濕。使從表而解也。若脉浮實者。則又當以麻黃加朮湯。大發其風濕也。如其人有是證。雖大便鞕。小便自利。而不議下者。以其非邪熱入裏之鞕。乃風燥濕去。

之鞭。故仍以桂枝附子湯去桂枝。以大便鞭。小便自利。不欲其發汗。再奪津液也。加白朮。以身重著濕在肉分。用以佐附子。逐濕氣於肌也。

程林金匱直解曰。風淫所勝。則身煩疼。濕淫所勝。則身體難轉側。風濕相搏於營衛之間。不干於裏。故不嘔不渴也。脉浮爲風。濇爲濕。以其脉近於虛。故用桂枝附子湯。溫經以散風濕。小便利者。大便必鞭。桂枝近於解肌。恐大汗。故去之。白朮去肌濕。不妨乎內。故加之。內臺方議曰。問曰。此書皆是傷寒之法。又兼此風濕之證。雜之何耶。答曰。此人先有濕氣。因傷中風寒。合而成此證。以此添入傷寒法中。昔自祖師張仲景開化以來。此風濕。喝風。溫濕。溫等證。皆在金鏡外臺法中。因三國混亂。書多亡失。外臺之書。流蕩不全。因王叔和得傷寒。足六經之法。集成傷寒論。間得風濕數篇。雜入此中。故曰。瘧濕。喝三種。宜應別論。惟得正傳者方知之。丹案相搏。

之搏。方氏改作搏。注云。搏。挽聚也。言風與溼。挽合團聚。共為一家之病也。此說非也。蓋搏。薄同。王冰平人氣象論注。引辨脉。陰陽相搏。名曰動。作相薄。可以證也。

桂枝附子湯方

桂枝四兩 去皮

附子

三枚炮 去皮破 成本 破八片 錢本作二枚

生薑三兩 切

大棗十二枚 擘

甘草二兩 炙

右五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去滓。分溫三服。

去桂加白朮湯方

金匱。白朮附子湯。即是。玉函。名朮附湯。金鑑。作桂枝附子去桂枝加白朮湯。

附子三枚 炮 去皮破

白朮四兩

生薑

三兩 切 玉函 作二兩

甘草

二兩 炙 玉函 作三兩

大棗十二枚 擘 玉函 作十五枚

右五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去滓。分溫三服。初一服。其人身如痺。半日許復服之。三服都盡。其人如冒狀。勿怪。此以附子朮併走皮內。逐水氣未得除。故

使之耳。法當加桂四兩。此本一方二法。以大便鞭小便自利。去桂也。以大便

不鞭小便不利。當加桂。附子三枚。恐多也。虛弱家及產婦。宜減服之。去桂加白

匱。附子一枚。白朮二兩。生薑甘草各一兩。大棗六枚。水六升。作三升。二升。作一升。外臺。引仲景傷寒論。本云附子一枚。今加之二枚。名附子湯。又云。此二方。但

治風濕。非治傷寒也。

徐云是風濕相搏。以不頭疼。不嘔渴。知風濕之邪不在表。不在裏。而在軀殼。

然其原因於寒。幾於風寒濕合而為痺矣。桂枝湯本屬陽劑。而芍藥非寒濕

證所宜。故易以附子之辛熱。多至三枚。從桂枝之後。為純陽剛劑。以開凝結

之陰邪。然脈不單濇而浮虛。先見是濕少而風多也。故藉一附子。而迅掃有

餘。否則又宜去桂枝加朮湯。驅濕為主矣。

吳儀洛方論曰。此即桂枝去芍藥加附子湯。又加附子二枚。又即後條之

甘草附子湯。以薑米易朮之變制也。汪氏云。若其人大便鞭小便自利者。

後條辨云。此濕雖盛而津液自虛也。於上湯中去桂。以其能走津液。加朮。以其能生津液。或問云。小便利則濕去矣。何以猶言濕盛。余答云。濕熱鬱於裏。則小便不利。寒濕搏於經。則小便自利。又有味理者云。大便溇宜加白朮。殊不知白朮爲脾家主藥。後條辨云。燥濕以之。滋液亦以之。

直指方帶下論云。經曰。衛氣者。所以溫分肉。充皮膚。肥腠理。司開闔。衛氣若虛。則分肉不溫。皮膚不充。腠理不肥。而開闔失其司耳。况胃爲血海。水液會焉。胃者中央之土。又所以主肌肉。而約血水也。衛氣與胃氣俱虛。則肌弱而膚空。血之與水。不能約制。是以涓涓漏卮。休作無時。而不暫停矣。然則封之止之。其可不加意於固衛厚脾之劑乎。此桂枝附子湯以之固衛。而人參白朮茯苓草菓丁香木香以之厚脾。二者俱不可闕也。

鐵樵按。此節有可疑者。在大便鞭。小便利。去桂加朮。而仍用附子。金鑑非邪。

熱入裏之鞭。乃風燥濕去之鞭。兩語甚不妥當。既風燥濕去。何得仍用朮附。金匱直解之桂枝恐大汗。白朮去肌濕兩語亦不妥。朮桂皆爲濕。而用不爲燥。而用苓桂朮甘湯之治痰飲。卽是其例。痰飲濕也。濕家有。大便鞭者。乃燥濕不能互化之故。其理由可以兩字明之。曰津。曰淖。讀者可參觀拙著內經講義。肝氣以津及淖。則剛柔不和。句下所集之解釋。今日所見津淖之病。強半屬於腺體者。預防則可。渴而掘井。鬥而鑄兵。結果多不良。

風濕相搏。骨節疼煩。掣痛不得屈伸。近之則痛劇。汗出短氣。小便不利。惡風不欲去衣。或身微腫者。甘草附子湯主之。

疼煩。成本。作煩疼。是。

喻云。此條復互上條之意。而其辨症之較重者。痛不可近。汗出短氣。惡風不

欲去衣。小便不利。或身微腫。正相搏之最劇處。錢云。掣痛者。謂筋骨肢節

抽掣疼痛也。不得屈伸。寒濕之邪。流著於筋骨肢節之間。故拘攣不得屈伸。

也。近之則痛劇者。即煩疼之甚也。疼而煩甚。人近之則聲步皆畏。如動觸之。而其痛愈劇也。汗出。即中風汗自出也。短氣。邪在胸膈。而氣不得伸也。小便不利。寒濕在中。清濁不得升降。下焦真陽之氣化不行也。惡風。不欲去衣。風邪在表也。或微腫者。濕淫肌肉。經所謂濕傷肉也。風邪寒濕搏聚而不散。故以甘草附子湯主之。方云。或未定之詞。身微腫。濕外薄也。不外薄則不腫。故曰或也。程云。以上二條。雖云風濕相搏。其實各夾有一寒字在內。即三氣合而為痺之證也。邪留于筋骨之間。寒多則筋攣骨痛。

甘草附子湯方

甘草

二兩炙。玉函。外臺。作三兩。

附子

二枚炮去皮。汪。周。作破八片。

白朮

二兩。玉函。作三兩。

桂枝

四兩去皮

右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初服得微汗則解。能食汗止。復煩者。將服五合。恐一升多者。宜服六七合為始。玉函。二升。作三升。汗止。金匱。成本。作

汗出。無將字。始。金匱。成本。作妙。千金翼。
作愈。徐彬金匱論注。沈明宗編注。作佳。

徐云。此與桂枝附子湯證。同是風濕相搏。然彼以病淺寒多。故肢體爲風濕所困。而患止軀殼之中。此則風濕兩勝。挾身中之陽氣。而奔逸爲災。故骨節間風入增勁。不能屈伸。大傷其衛。而汗出短氣。惡風。水亦乘風作勢。而身微腫。其病勢方欲擾亂於肌表。與靜而困者不侔矣。吳云。此方用附子除濕。溫經。桂枝祛風和營。朮去濕實衛。甘草輔諸藥。而成斂散之功也。周云。此證較前條更重。且裏已受傷。曷爲反減去附子耶。前條風濕尙在外。在外者利其速去。此條風濕半入裏。入裏者妙在緩攻。仲景止恐附子多。則性猛且急。筋節之竅。未必驟開。風濕之邪。豈能托出。徒使汗大出。而邪不盡耳。君甘草者。欲其緩也。和中之力短。戀藥之用長也。此仲景所以前條用附子三枚者。分三服。此條止二枚者。初服五合。恐一升爲多。宜服六七合。全是不欲盡。

劑之意。學者於仲景書有未解。即於本文中求之自得矣。錢云雖名之曰

甘草附子湯。實用桂枝去芍藥湯。以汗解風邪。增入附子白朮。以驅寒燥濕

也。汪云。後條辨云。上三方俱用附子者。以風傷衛而表陽已虛。加寒濕而

裏陰更勝。凡所見證。皆陽氣不充。故經絡關節得著濕。而衛陽愈虛耳。愚以

此言實發仲景奧義。丹云案千金方。脚氣門。四物附子湯。即是。方後云體

腫者。加防己四兩。悸氣小便不利。加茯苓三兩。三因方。六物附子湯。即是。

傷寒脉浮滑。此以表有熱。裏有寒。白虎湯主之。

原注。臣億等謹案。前篇云。熱結在裏。表裏俱熱者。

白虎湯主之。又云。其表不解。不可與白虎湯。此云脈浮滑。表有熱。裏有寒者。表裏字差矣。又陽明一證云。脈浮遲。表熱裏寒。四逆湯主之。又少陰一證云。裏寒外熱。通脈

四逆湯主之。以此表裏自差。明矣。千金翼云。白通湯非也。玉函。作傷寒脈浮滑。而表熱裏寒者。白通湯主之。舊云白通湯。一云白虎者。恐非。注云。舊云以下。出叔和今攷千

金翼。作白虎湯。疑玉函誤矣。此字。玉函。作而。成本。無以字。程本。張本。作裏有熱。表有寒。蓋原于林億說也。何氏。作表有熱。裏有邪。蓋原于成注。

鑑云。王三陽云。經文寒字。當邪字解。亦熱也。其說甚是。若是寒字。非白虎湯

證矣。此言傷寒太陽證罷。邪傳陽明。表裏俱熱。而未成胃實之病也。脉浮滑者。浮爲表有熱之脈。陽明表有熱。當發熱汗出。滑爲裏有熱之脈。陽明裏有熱。當煩渴引飲。故曰表有熱。裏亦熱也。此爲陽明表裏俱熱之證。白虎乃解陽明表裏俱熱之藥。故主之也。不加入參者。以其未經汗吐下不虛也。錢云。若胃實而痛者。爲有形之邪。當以承氣湯下之。此但外邪入裏。爲無形之熱邪。故用寒涼清肅之白虎湯。以解陽明胃府之邪熱也。丹云。案此條諸說不一。成氏云。裏有寒。有邪氣傳裏也。以邪未入府。故止言寒。如瓜蒂散證云。胸上有寒者。是也。方氏云。裏有寒者。裏字非對表而稱。以熱之裏言。蓋傷寒之熱。本寒因也。故謂熱裏有寒。指熱之所以然者言也。喻氏。裏有寒者。傷寒傳入於裏。更增裏熱。但因起於寒。故推本而言裏有寒。程氏云。讀厥陰篇中。脉滑而厥者。裏有熱也。白虎湯主之。則知此處表裏二字。爲錯簡。裏有

熱表有寒。亦是熱結在裏。鬱住表氣于外。但較之時時惡風。背微惡寒者。少
倏忽零星之狀。張氏亦改表有寒裏有熱云。熱邪初乘肌表。表氣不能勝邪。
其外反顯假寒。故言表有寒而伏邪始發未盡。裏熱猶盛。故云裏有熱。志聰
云。此表有太陽之熱。裏有癸水之寒。夫癸水雖寒。而與陽明相搏。則戊己化
火。爲陽熱有餘。故以白虎湯。清兩陽之熱。錫駒云。太陽之標熱在表。此表有
熱也。太陽之本寒在裏。此裏有寒也。凡傷于寒。則爲病熱。故宜白虎湯主之。
魏氏云。此裏尙爲經絡之裏。非藏府之裏。亦如衛爲表。營爲裏。非指藏府而
言也。錢氏云。白虎湯爲表邪未解之所忌用。若云傷寒表有熱。固非所宜。而
曰裏有寒。尤所當忌。而仲景反以白虎湯主之。何也。以意推之。恐是先受之
寒邪。已經入裏。鬱而爲熱。本屬寒因。故曰裏有寒。邪既入裏。已入陽明。發而
爲蒸蒸之熱。其熱自內達外。故曰表有熱。柯氏改寒作邪。云舊本作裏有寒。

者誤。此雖表裏並言。而重在裏熱。所謂結熱在裏。表裏俱熱是也。以上諸說如此。特林氏程氏解似義甚切當。其餘則含糊牽扭難以適從。至其順文平穩。則金鑑爲得。故姑揭其說爾。湯液本草。東垣云。胸中有寒者。瓜蒂散吐之。又表熱裏寒者。白虎湯主之。瓜蒂知母。味苦寒。而治胸中寒。又裏寒。何也。答曰。成無己注云。卽傷寒。寒邪之毒爲熱病也。讀者要逆識之。如論語言亂。臣十人書言。唯以亂民。其能而亂四方。亂皆治也。乃治亂者也。故云亂臣亂四方也。仲景所言寒之一字。舉其初而言之。熱病在其中矣。若以寒爲寒冷之寒。無復用苦寒之劑。兼言白虎證脈尺寸俱長。則熱可知矣。

白虎湯方

知母六兩

石膏一斤碎

甘草二兩炙

粳米六合

右四味。以水一斗。煮米熟。湯成。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外臺。作水一斗二升。煮取米熟。去米內藥。

煮取六升。去滓。分六服。

柯云。陽明邪從熱化。故不惡寒而惡熱。熱蒸外越。故熱汗出。熱爍胃中。故渴欲飲水。邪盛而實。故脉滑。然猶在經。故兼浮也。蓋陽明屬胃。外主肌肉。雖內外大熱而未實。終非苦寒之味所宜也。石膏辛寒。辛能解肌熱。寒能勝胃火。寒能沈內。辛能走外。此味兩擅內外之能。故以爲君。知母苦潤。苦以瀉火。潤以滋燥。故用爲臣。甘草粳米。調和於中宮。且能土中瀉火。稼穡作甘。寒劑得之。緩其寒。苦劑得之。平其苦。使二味爲佐。庶大寒大苦之品。無傷損脾胃之慮也。煮湯入胃。輸脾歸肺。水精四布。大煩大渴可除矣。白虎爲西方金神。取以名湯者。秋金得令。而炎暑自解。

傷寒明理論曰。白虎。西方金神也。應秋而歸肺。熱甚於內者。以寒下之。熱甚於外者。以涼解之。其有中外俱熱。內不得泄。外不得發者。非此湯則不

能解也。夏熱秋涼暑喝之氣得秋而止。秋之令曰處暑。是湯以白虎名之。謂能止熱也。活人書化斑湯治斑毒。於本方加萎蕤。用糯米。云大抵發斑不可用表藥。表虛裏實。若發汗開泄。更增斑爛也。常用此湯。又曰。問兩脛逆冷。胸腹滿。多汗。頭目痛苦。妄言。此名濕溫病。苦兩脛逆冷。腹滿。又胸多汗。頭目痛苦。妄言。其脉陽濡而弱。陰小而急。治在太陰。不可發汗。汗出必不能言。耳聾。不知痛所在。身青。面色變。名曰重暍。如此死者。醫殺之耳。白虎加蒼朮湯。於本方加蒼朮三兩。此方出於傷寒微旨。亦做金匱白虎加桂湯。和劑局方。白虎湯治傷寒。大汗出後。表證已解。心胸大煩。渴欲飲水。及吐或下後。七八日邪毒不解。熱結在裏。表裏俱熱。時時惡風。大渴。舌上乾燥而煩。欲飲水數升者。宜服之。又治夏月中暑毒。汗出惡寒。身熱而渴。醫學綱目曰。孫兆治一人自汗。兩足逆冷。至膝下。腹滿。不省人。

事。孫診六脉小弱而急。問其所服藥。取視皆陰病藥也。孫曰。此非受病重。藥能重病耳。遂用五苓散白虎湯十餘帖。病少甦。再服全愈。或問治法。孫曰。病人傷暑也。始則陽微厥。而脉小無力。醫謂陰病。遂誤藥。其病厥。用五苓散利少便。則腹減。白虎解利邪熱。則病愈。凡陰病。脛冷。則臂亦冷。汝今脛冷。臂不冷。則非下厥上行。所以知是陽微厥也。又曰。火喘用本方。加萋仁枳殼黃芩。神效。出初虞世。醫方選要。人參石膏湯。治膈消。上焦燥渴。不飲多食。於本方加黃芩杏仁人參。活人大全。病在半表半裏。熱不退。脉尚浮洪者。當微表者。小柴胡湯。合本方和之。方脉正宗。治胃家實熱。或嘈雜消渴。善飢或齒痛。於本方去粳米。加竹葉芍藥。出本草彙言。

鐵樵按。此條之誤。甚爲顯明。表有熱。裏有寒。既非白虎湯證。僅僅脉浮滑三字。亦何能斷定。表有熱。裏有寒。白虎湯之用法。前章卽陽明篇中。可資研究。

此條缺之亦無甚關係。

傷寒脉結代。心動悸。炙甘草湯主之。

心動悸。玉函。作心中驚悸。

鑑云。心動悸者。謂心下築築惕惕然。動而不自安也。若因汗下者。多虛。不因汗下者。多熱。欲飲水。小便不利者。屬飲。厥而下利者。屬寒。今病傷寒。不因汗下。而心動悸。又無飲熱寒虛之證。但據結代不足之陰脉。即主以炙甘草湯者。以其人平日血氣衰微。不任寒邪。故脉不能續行也。此時雖有傷寒之表未罷。亦在所不顧。總以補中生血復脉為急。通行營衛為主也。

炙甘草湯方

甘草四兩

生薑三兩

人參二兩

生地黃一斤。金匱。有酒洗字。千金翼。有切字。

桂枝三兩

阿膠二兩

麥門冬半升

麻仁半升。成本。作麻子人。

大棗三十枚。擘。成本。玉函。作十二枚。

右九味。以清酒七升。水八升。先煮八味。取三升。去滓。內膠。烱消盡。溫服一升。

日三服。一名復脈湯。

柯云。一百十三方。未有用及地黃麥冬者。恐亦叔和所附。然以二味。已載神農本經。爲滋陰之上品。因傷寒一書。故置之不用耳。此或陽亢陰竭而然。復出補陰制陽之路。以開後學滋陰一法。生地黃麥冬阿膠滋陰。人參桂枝清酒以通脈。甘草薑棗以和營衛。結代可和而悸動可止矣。張云。津液枯槁之人。宜預防二便秘澹之虞。麥冬生地。溥滋膀胱之化源。麻仁阿膠。專主大腸之枯約。免致陰虛泉竭火燥血枯。此仲景救陰退陽之妙法也。丹云。名醫別錄。甘草通經脈。利血氣。證類本草。傷寒類要。治傷寒心悸。脈結代者。甘草二兩。水三升。煮一半。服七合。日一服。由是觀之。心悸脈結代。專主甘草。乃是取乎通經脈。利血氣。此所以命方曰炙甘草湯也。諸家厝而不釋者何。

柯氏方論曰。仲景凡於不足之脈。陰弱者用芍藥以益陰。陽虛者用桂枝。

以通陽。甚則加入參以生脉。此以中虛脉結代用生地黃爲君。麥冬爲臣。峻補眞陰者。然地黃麥冬。味雖甘而氣則寒。非發陳蕃秀之品。必得人參桂枝以通陽脉。生薑大棗以和營衛。阿膠補血。甘草之緩。不使速下。清酒之猛。捷於上行。內外調和。悸可寧而脉可復矣。酒七升。水八升。祇取三升者。久煎之則氣不峻。此虛家用酒之法。且知地黃麥冬得酒則良。此證當用酸棗仁。肺痿用麻子仁可也。如無眞阿膠。以龜板膠代之。千金翼復脉湯。治虛勞不足。汗出而悶。脉結心悸。行動如常。不出百日。危急者二十一日死。越公楊素因患失脉七日。服五劑而復。千金方。炙甘草湯。治肺痿。涎唾多。出血。心中溫溫液液者。即本方。外臺秘要。引仲景傷寒論。主療並同。衛生寶鑑。至元庚辰。六月中。許伯威五旬有四。中氣本弱。病傷寒。八九日。醫者見其熱甚。以涼劑下之。又食梨三四枚。傷脾胃。四肢冷。時昏憤。請予治之。診其脉動。

而中止。有時自還。乃結脉也。亦心動悸。吃噫不絕。色青黃。精神減少。目不欲開。踈臥惡人語。予以炙甘草湯治之。減生地黃。恐損陽氣。剉一兩。服之不效。再於市鋪選嘗氣味厚者。再煎服之。其病減半。再服而愈。凡藥昆蟲草木。生之有地。根葉花實。採之有時。失其地。性味少異。失其時。氣味不全。又况新陳不同。精粗不等。倘不擇用。用之不効。醫之過也。張氏醫通曰。酒色過度。虛勞少血。津液內耗。心火自炎。致令燥熱乘肺。咯唾膿血。上氣涎潮。其嗽連續不已。加以邪客皮毛。入傷於肺。而自背得之尤速。當炙甘草湯。徐彬金匱論注曰。余妾曾病此。初時涎沫成碗。服過半月。痰少而愈。但最難喫三四日內。猝無捷效耳。

脉按之來緩。時一止復來者。名曰結。又脉來動而中止。更來小數。中有還者。反動。名曰結陰也。脉來動而中止。不能自還。因而復動者。名

曰代陰也。得此脉者必難治。

成本。緩下。有而字。無復動之者。玉函。無此條。

喻云。此段本爲結代兩脉下注脚。

方云。此承結代而推言結陰代陰。以各

皆詳辨其狀。與辨脉第九章意同。

汪云。脉以指按之來。來者滑伯仁云。自

骨肉之分而出於皮膚之際。氣之升者是也。

錢云。結者邪結也。脉來停止

暫歇之名。猶繩之有結也。凡物之貫於繩上者。遇結必礙。雖流走之甚者。亦

必少有逗留。乃得過也。此因氣虛血滯。邪氣間隔於經脉之間耳。虛衰則氣

力短淺。間隔則經絡阻礙。故不得快於流行而止歇也。動而中止者。非辨脉

法中陰陽相搏之動也。謂緩脉正動之時。忽然中止。若有所遏而不得動也。

更來小數者。言止後更勉強作小數。小數者。鬱而復伸之象也。小數之中有

脉還而反動者。名曰結陰。辨脉法云。陰盛則結。故謂之結陰也。代替也。氣

血虛。憊真氣衰微。力不支給。如欲求代也。動而中止。句與結脉同。不能自還。

因而復動者。前因中止之後。更來小數。隨即有還者。反動。故可言自還。此則止而未即復動。若有不復再動之狀。故謂之不能自還。又略久復動。故曰因而復動。本從緩脈中來。爲陰盛之脈。故謂之代陰也。上文雖云脈結代者。皆以炙甘草湯主之。然結爲病脈。代爲危候。故又有得此脈者。必難治句。以申明其義。丹云。脈來動之動。周氏。柯氏。志聰。並以爲陰陽相搏之動脈。非也。又云。方氏云。本條結代。下文無代。而有代陰。中間疑漏代一節。金鑑云。脈按之來緩。時一止至。名曰結陰也。數語。文義不順。且前論促結之脈已明。當是衍文。二書所論如是。要之。此條實可疑爾。

脈經曰。代脈來數。中止不能自還。因而復動。脈結者生。代者死。診家正眼曰。結脈之止。一止即來。代脈之止。良久方至。內經以代脈之見。爲藏氣衰微。脾氣脫絕之診也。惟傷寒心悸。懷胎三月。或七情太過。或跌仆重傷。

及風家痛家。俱不忌代脉。未可斷其必死。

鐵樵按。以上兩條皆言脉者。讀者既知脉學講義中各節。則此兩條所包之意氣若何。價值若何。已灼然不受炫惑。存而不論可矣。

